

<<爸爸爸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爸爸爸爸>>

13位ISBN编号：9787506346351

10位ISBN编号：7506346354

出版时间：2009-6-1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韩少功

页数：429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前言

“名篇”含义模糊，只是个相对概念，比如名之于前辈，不一定名之于后辈；名之于雅士，不一定名之于村夫。

何况时空茫茫，任何大数在无限面前都几近于零，名噪一时者差不多都终将烟消云散PE？

因此，作家出版社约这本中短篇小说集，以“名篇”为大体人选尺度，需要略加说明：这不过是指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部分欧亚国家的有限影响——以列为插图的一些译本封面为证。

这些作品虽无可观，却有助于后人辨析声名的形成过程和复杂机制。

大体而言，文学是作家的创造，也是诸多外在因素的缘聚则生。

昨热今冷或昨冷今热、此热彼冷或此冷彼热，乃文场寻常事，多缘于具体语境的分殊，取决于共同体的各种势变，包括经验蕴积、教育传承、心理需求、传播条件、价值规约、审美潮向，以及同期作品之间的衬比或吸附效应——如同一个棋子，在不同棋局里的功能和地位就很不一样。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一个作家置身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合力之下，身不由己撞上了声名放大或声名缩微，岂能不在历史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深吸一口凉气？

在另一方面，优秀文学又是跨越时空的，不论遭遇多少时过境迁的变局，仍能以最大概率百折不挠，放射光芒，深入人心。一如老子的语境已远，后人仍能分享《道德经》的智慧；屈原的相关条件不再，后人仍能共鸣于《离骚》的悲情。

人类至今还是一个脑袋两只手，至今还分成男女、贫富、智愚……这些基本面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也变不到哪里去。

故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不管文学史如何不断改写，不管解读系统和评价系统如何无常，但只要展开更广远的时空，惜遭埋没的作品也许不少，久冠虚名的作品却断不会多——至少，时间是一个称职的减法大师，一个无情的去伪能手。

在一般情况下，三十年以后，或三百年以后，一个面世作品的核心价值大概就水落石出了。

这大概才可算作真正“名篇”的基本门槛。

当然还只是一道相对的门槛。

对这样伟大以及更伟大的文学，笔者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 <<爸爸爸>>

### 内容概要

著名作家韩少功，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者、开创者和挑战者寻根文学的实践者。

三十余年，作为新时期以来在小说艺术上走得最远的小说家之一，韩少功可能已经深思熟虑，韩少功之“不”小说，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写作中的真正事件。

其小说中鲜活的人物、奇幻的情节、历史真相的揭示、直指人心的追问。

多种元素构成了他作品凌厉而温厚的风格。

韩少功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重新复活了神秘瑰奇的楚文化，使文本涂抹上浪漫谲异的色彩，重新展开了神境与人间的对话。

本书为韩少功中短篇小说精读，也是他创作三十余年的名篇汇粹。

辑录了作家所有获奖中短篇作品，并收录了他全部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书籍目录

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风吹唢呐声爸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暂行条例故人（外一篇）鼻血鞋癖北门口预言领袖之死暗香红苹果例外很久以前山歌天上来第四十三页韩少功文学年表

## &lt;&lt;爸爸爸&gt;&gt;

## 章节摘录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儿？  
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  
在地平线的那一边？  
在层层岁月层土之中？  
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像我的家乡、我的母校、我的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 中学毕业那年，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  
父母都以为我疯了，在几本苏联诗集里走火入魔了。  
照他们的意思，如果不能继续升学，考虑到家里的困难，那么我至少应该去就业赚钱，何况那个金属轧延厂已经同意我上班。

我烦透了他们的唠叨。  
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  
心一横，我只身混上西去的列车，混在下乡的同学当中，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神圣而漫长。  
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驶过重重青山，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惊飞的野鸡，木桥下弯弯的河水，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

据领队的老杨说，这里汉、侗、瑶等多民族杂居，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徙，人口日益减少，留下一片荒凉。  
可荒凉有什么要紧？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  
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要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光着头的小老汉赶着马来车站迎接我们，帮我们转运行李。  
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递来一只军用水壶，请我们喝米酒。

“请，请！”  
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节上，据说那是表示恭敬的当地习俗。

“酒？”  
谢谢。

老大爷，有冰棍吗？

有汽水吗？

这里有什么水果吗？

” 他显得有点为难。

不知是谁，发现路边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和藕，大家一拥而去，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直到我们来到欢迎会场，领队的老杨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  
就是那个早有耳闻的转业上校？

他累得全身是汗，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往台前走的时候，被老杨拉了一把，才找来一件白布衫遮去赤膊。

他走路的时候，有老骑兵常见的罗圈腿步态。

“说什么呢？”

我是个大老粗，老丘八，肚子里没词。

我要说的第一点，刚才老杨已经说了，就不说了。

我要说的第二点，不说你们也知道，也不说了。

” 这种开场白真是逗人笑。

扩音器发出尖锐的电流声，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震出了毛病。

## &lt;&lt;爸爸爸&gt;&gt;

他觉得电流碍事，索性把扩音器抹到一边去，直接向我们喊话。

这就说到他的第三点了：“……茅草地现在一无所有，丑绝了。

但这有什么要紧？

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只要肯下力，将来这里就是聚宝盆，就是人间天堂！

那个歌怎么唱来着？

什么江南……江南……老杨，你机西分子呵，也晓不得？

……”后来才知道，他是指一首《江南处处好风光》的歌。

他“晓不得”唱，更痛恨老杨同样“晓不得”唱——像本地很多农民，他把“知识分子”说成“机西分子”，把“不晓得”说成“晓不得”。

我们再次笑得前俯后仰。

“以后我们要有洋房子，有大马路，有电影院，有运动场，有工厂和大学，还有这个这个……”

他两手摇了两下，做了个拉手风琴的动作，大概就是指手风琴了。

“不实现这个目标，砍掉我的脑袋，就地正法！

完了！

”全场爆发出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现在不鼓掌没关系，兑现了再鼓掌。

、嗯？

”掌声更响了。

二 我后来才知道，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

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盘根错节的树蔸，就能把耙钉和锄口每天磨熔好几分，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

要命的是，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还不把我们吓晕？

玉米，木薯，黄豆，甘蔗……我们的脑子里从此只有草本和木本，再加一点大粪和农药的气味。

出工两头不见天，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

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花生壳，修补筲箕和箩筐。

这样还是忙不过来。

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

累得两眼翻白喘大气了，豆苗还是稀稀拉拉。

但我们还要播种，开荒，播种，开荒，朝无边无际的前方抛洒汗水。

场长说过，全国大干快上，我们这里也要一年自给，三年大变，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铁营盘”。

伙食慢慢变得糟糕。

三菜一汤不过是接风宴，食堂里很快就只剩两个传统节目。

一是黑糊糊的咸干菜，像是熬中草药，一揭锅盖就让人翻胃。

二是干辣椒汤，一沾舌头就像电击，电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因此又有了“感冒发散剂”的外号。

场长有时也带几个枪手去打野鹿和野猪，让大家好歹闻一闻肉香。

或者是搅几桶巴豆水去河里毒鱼，只是吃鱼时把鱼内脏全部丢掉。

但这样的美事一个月难有三两回，润滑枯肠只在片刻。

知识青年们不能不怀念城里的汤面和肉包子，不能不在地头整日期盼开餐的钟声，甚至不能不偷盗——

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家伙，有一次在厨房里偷喝猪油，咕嘟咕嘟像喝开水，一碗灌下肚去，闹得自己脸色发青，肚子剧痛，往厕所里接连跑了十几趟。

好容易等到一个雨天，该休息一下了吧？

该让大家睡个圆吞觉吧？

可天刚蒙蒙亮，厨房那头刚有点劈柴的动静，地坪里就有惊天动地的脚步。

咚咚咚——每张门也被敲得炸响，从东往西一路雷霆万钧。

“起床，起床，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啦——”这是场长的声音。

队长似乎在讨价还价：“场长，这雨还在下……” “雨不大，不大。

你们把斗笠雨衣带好。

<<爸爸爸>>

” “有三个人请病假了……”  
每餐吃得下半斤米的，都是假病。  
不能吃饭的就关起门来睡觉！

“他们吃了饭没有？”

” “可能也是太累了呵……”  
后生怕什么累？  
力气从来用不完。  
越用越有，越不用越没有。  
知道不？

“只听过病死的，没听过有累死的。”

” 场长喊工以后，把一杆特大号的耙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一双大套鞋在泥水里叭哒叭哒。

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

在那一刻，我全身散了架，肩膀找不到胳膊，屁股接不上膝盖，腰杆与背脊两不相干，意识中的手已经伸了出去，明明是去抓耙头把，结果却抓来空气或者雨水。

我的脑子里也七零八落。

场长与酸菜交错，队长与厕所重叠，被子在下雨，耙头在唱歌，厨房挤压腰杆，母亲哽在喉头……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以上这些事物重新编织出顺序和条理，弄清楚我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干什么。

我明白了，我正顶风冒雨走在一棵桑树下，雨帽的一角呼啦啦拍打着脸。

赵海光在我前面扑通一声滑倒了，半天没有起来。

我去拉他时，发现他已成了软软的一堆。

“猴子，你怎么啦？”

” “我要睡觉，要睡觉呵……”他迷迷糊糊。

“你疯啦？”

这里怎么睡？

你不要命呵？

” 他摇摇头，算是惊醒过来，看了看四周，对风雨和泥泞恨得咬牙切齿：“催命鬼！”

害人精！

臭阎王！

我操你八辈子——” 我赶紧说：“猴子，忍着点，起来吧。”

”

## 媒体关注与评论

韩少功的作品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一方面坚实地立足中国传统，另一方面有意识地使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

——Douwe Fokkema(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主席、现名誉主席) 在创作技巧上，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

——Britan Castro(澳大利亚国家奖获奖作家) 作者(韩少功)令人晕眩的想象和饶有趣味的虚构，对压制语言与思想的力量给予了精巧而猛烈的挑战。

——Kirkus Reviews(美国书评杂志) (韩少功)写下了宏伟的著作，具有史诗的雄心，一般流派所依赖的伤感缠绵与之毫无关系。

——The village Voice(美国书评杂志)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